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五回 焦面鬼劫擄自家人 小陽春薦賢同入伙

話說柏堅被強人截路，劫去張氏、龐氏，遂十分惱恨，便要趕入賊巢廝拚。望崗上追趕，卻只靜悄悄。趕了半晌，並不見有個賊人，便立住觀望。忽聽見對過崗嶺上有人笑聲。柏堅道：「只就那裡趕去，便有下列。」遂奮勇趕到這條崗上來，果見有幾個賊人，在那裡探望。柏堅突趕進前就砍，那小校不曾準備，被他砍倒了四五個，其餘逃去。柏堅曉得是賊巢，遂趕上山來。見有數間房屋，遂不顧好歹，舉刀砍殺入堂。卻不見有人在內，止有兩旁被月色照入，見有許多泥佛俱跌倒在地，正中間有張大椅，是個山寨模樣，便往後趕入。有幾個小校見色勢來得不好，俱爬牆逃去。忽見耳房中透出燈火，便一腳踢開，內中床帳俱全，一盞孤燈在壁，卻伏著一個小校在傍睡。遂一手提他過來問道：「你這裡賊頭俱往那裡去了？」小校道：「我大王方才掠了兩個婦人，往東北大寨中去了。」柏堅聽了，一時怒起，只一刀砍做兩段，跌在半邊。方悔道：「他說東北大寨，不知離此多遠？還該問明白，殺他不遲。」遂移出燈火，向房上點著，不一時，燒得剝剝雜雜，滿天通紅。才轉身看明了星斗，望東北上追尋。

那強人領著小校，押著車子，不勝快活，如飛推走。便先著幾個去報知大寨，隨後推上山來。此時已是天時候。眾小校推到階前，廳上兩個頭目並坐在上面，這個強人走上廳去說知。那兩個頭目聽了，便往階下看著說道：「若是往日得了這兩件活寶，分什麼皂白，自然是我二人受用。如今卻要遵哥哥的言語，審個來歷，不可亂做。若是他丈夫奸佞不端，便受用了也不妨。」遂一齊走下廳來，向著兩個婦人喝問道：「你這兩個婦人，為甚事似逃難般連夜趕路？莫不做甚歹事？你丈夫叫什麼？可細細說來。」張氏與龐氏在車上見柏堅與強人廝殺，已嚇得魂飄魄喪，緊閉雙目，伏在車上。及推了多時，方知被強人劫走，急要尋死，卻推走得如雲霧般，前後防閉，只得暗暗踟躕，到臨時尋個死路，只哭哭啼啼，隨他推走。今見推到階前，已知到了賊寨，正要各尋死路，忽見賊頭來問，便不哭泣，齊作怒容。張氏帶罵說道：「我丈夫生平好義，實欲結盡英雄；不期誤結強人，被人首發，陷身入獄，命若懸絲，將欲罪及妻子，著人抄滅。幸得早知，虧得義叔肯擔血泊般干係，拋棄家業，領妻攜我母子望南逃奔。離了虎穴，不料又遇強人，劫我二人到此。我二人已拼一死，決不受強人羞辱。倘有仁心，以義相推，念我丈夫好義，念我丈夫陷身，得能全身完節，送歸原路，尋著義叔，方知強人內原有好人。」說罷掩面悲泣。三個強人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忽又惱又羞，便一齊怒喝問道：「你這兩個婦人，好生大膽。怎敢連枝帶葉，在我們面前指罵強人。豈不是指著和尚罵禿驢的樣子！你丈夫結的是什麼人？若說得不明不白，即時斬首，以消吾恨！」便喝眾小校刀斧伺候，眾小校即拔刀齊立兩傍。張氏便停哭說道：「我丈夫初結楊么，次結天雄山頭領。今被人出首，花茂陷身，柏堅攜奔，今又拆散。只此便是實言。」三個強人聽了，不勝大驚大喜，連忙走近車前，鞠躬施禮，謝罪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嫂嫂！我等便是天雄山游、滕二人。誰知別後遺累哥哥，今又使嫂嫂受驚，俱是我二人之罪！今請二位嫂嫂安居內室，容我二人下山找尋柏堅哥哥，然後領眾去救花茂哥哥。」張氏與龐氏忽聽見說出就是天雄山游、滕二人，不覺死中得活，又聽見找尋救取，一時喜逐顏開，連忙下車回禮道：「兩村婦適來言語唐突，叔叔不必記懷。」三人即喚出侍女、村婦攙扶入了內室，即時下山，一路找尋而來。

這柏堅望東北上追趕，果見泥土上有推過的車跡，便滿心歡喜，只依著車跡一直緊追下來。不期愈趕愈遠，再沒個住頭。此時漸漸天明，因著急道：「我是從北邊來，只離得百餘里。若再趕去，豈不遇著熟人？況且這鄉村地面，莊戶俱有車輛往來，焉知這車跡是不是？我卻認定去趕，豈不誤了大事！須尋人問明這裡可有賊巢，便好去廝拚。」因立定了，四下張望。立不半晌，忽前面樹林處有三四騎馬飛也似趕來。柏堅看見來得詫異，知是強人，忙提橫刀迎殺上來。那馬上的卻曉得是柏堅，連忙下馬高叫道：「柏堅哥哥！我游六藝、滕雲在此迎接上山。」柏堅忙收刀一看，不覺跌腳捶胸大哭道：「我同花哥哥事情且慢說，只昨夜過山崗，被人劫去花大嫂，一路追趕，找不著下落。今得見了兩位哥哥，可同去追尋。」二人忙說道：「哥哥不消著急。二位嫂嫂已在山上，特著我來找尋。相會後，便點合寨人去救花哥哥。」柏堅聽了，忙收淚驚喜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，難道昨夜來劫的就是二位哥哥麼？」二人便含笑指著一人道：「這是我新結義的兄弟，叫焦面鬼王信，是重慶府人。因有膂力，失手傷人，脫逃到此，使他在這聚奎崗邀截過往，向來橫行。只因前日受了楊么哥哥的言語，遂叫他劫的一應物件須要解到大寨來。若是經紀苦惱人的銀兩，即著他領回，不動分毫。他昨夜不識得哥哥，誤劫上山。我二人問明，方知別後遺累了花哥哥。」即叫王信過來拜見。王信忙伏地拜說道：「哥哥也不早說聲，叫我鬼鬧了半夜，捉弄自家人。如今說明，千萬莫怪。」柏堅滿肚氣惱，到此也就消釋，連忙答拜，攙扶了起來，今在日中將他一看，你道他個模樣？但見：

面如藍靛，橫紋疙瘩堆成；發若焦黃，亂蓬捧螺雙角。滴溜溜兩眼烏珠，白多黑少；光溜溜一身黑肉，筋爆皮粗。喝啞全無體統，稱呼只有哥尊。看他今生絕似鬼形，前世定然鬼臉。

柏堅看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我昨夜若沒些手腳，險不著了你的手！」王信笑道：「若不是我劫來，怎得哥嫂上山？」說罷便牽過一匹空馬，請柏堅坐了，一齊回到山寨。

張氏、龐氏見了柏堅，方才放心，便商議去救花茂上山。柏堅道：「前日呂通入城，大約獄中事不消記念。不如我連夜去請了楊么哥哥來，他還有智謀，庶不失常。」眾人俱說道：「若得他做主，行事便有次第。」柏堅即自起身。游六藝因說道：「我今何不使人悄悄請了邵元來，一則相助，二則使他得見楊么，免得兩處想念。」遂打發人去。

這柏堅下了山來，即星夜往岳陽投奔，果不幾日到了柳壤村來，問了住處，遂一徑到門聲喚。原來楊么正在堂中與人坐談，忽聽見有人在外，連忙走出。卻見柏堅到來，滿心歡喜，迎入堂中。柏堅放下包裹，便要下拜，楊么使他先與那人相見了，然後與柏堅施禮。遂述別後「被人誤傳虎傷，父母聞信痛苦成疾，見面懼疑再生，百般服藥調治。幸喜老父如舊，老母尚未全安。日奉湯藥，真令楊么寢食俱廢。」不一時茶過，遂又謝前日的事情，並問花茂、呂通以及來意。只見柏堅憂形滿面，兩眼看著客位裡，只點頭唯諾。楊么見了不勝驚訝，因笑了一笑道：「莫非賢弟有甚衷曲，疑慮外人，不敢吐露？我此處並無外人。賢弟你道這位是誰？就是我當日對你三人說的何能兄弟了。」柏堅聽了方才歡喜，忙立起身說道：「原來是何能哥哥。小弟錯認了外人，百忙裡只不敢說。」何能也立起身笑道：「相逢直率，便覺無味。」兩人重又拜見。柏堅方將花茂之事細細說出：「特來請哥哥商議救取，又著人去請邵元相助。」

楊么聽了，大驚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誰知這虎竟做我們會合分離！」何能道：「分離才是會合。」楊么因對何能說道：「難得你來會我，同在此處。我今母病未安，急切不得去助力，又事不宜遲，你今代我去走遭。」遂入內去備出酒饌，三人同飲，細細商議了一番。何能即便收拾，楊么贈送路費。二人拜別，送出村外。因對柏堅說道：「你可與我拜上游、滕二頭領，何能此來，勝百倍於楊么。他熟悉孫吳，遭當末世，不願與奸佞為伍，甘與楊么結為弟兄。我今薦舉上山，展其才略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山寨立見興隆。我楊么當拭目以待。倘後有機緣，必來看汝弟兄。再與我傳言邵元，說我想慕如渴之意。」二人拜領別言，一路緊走，又不幾日到了山上。柏堅先入寨去，將楊么因母病不得自來，並若何能言語，細細述知。三人聽了大喜，遂一齊將何能接入廳中，說一番愛慕，商議一番救取，共結了弟兄，遂備酒暢飲。

過不一日，早報邵元上山。五人一齊出迎，又是一番歡喜拜結。共是六人，分列坐飲。柏堅、何能、王信將邵元細看，只見他生得：

天庭廣闊，地閣豐隆。身材七尺上下，腰圍八膀有餘。面不粉而帶白，色不怒而常青。年輕道是宦室風流，力大稱他將門種類。千杯不醉，疑是酒色齊來；半語投機，實係生死可共。

三人看完，暗暗驚喜。柏堅將楊么想慕之情述出，邵元不勝感激，亦自述思念之意。六人說得投機，飲得快暢。何能便定計：

「著滕雲同眾看守山寨，只帶二百名小校埋伏半路。我五人入城，劫了花茂出來，接應上山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說有理。

到了次日，正要起身，忽有探事小校飛報上山道：「不可起身。即今三府官兵齊來剿捕，不日就到。」何能問道：「是那三府官兵，為甚便來？」小校道：「只因兩月前劫了錢樞密的財寶，錢樞密著落地方官追究。這天雄山是武昌、岳陽、長沙三府相連，共起五千人馬，星夜殺來，望早準備。」何能聽了，即一面挑選五百小校訓練，設立五色旌旗，又一面添設險要。因說道：「如今拒敵事在旦夕，必須著人入城打聽花茂消息。」遂喚兩名能事小校，吩咐而去，然後領眾下山分立寨柵。

不一日官軍俱來，見有了準備，也自立寨，密排鹿角。何能見了，對眾弟兄說道：「我今乘其遠疲而攻，實兵家取勝之道。但我今不欲示之以強，而欲示之以弱。眾弟兄各宜依令。」游六藝、滕雲、王信齊說道：「我往日三人霸佔天雄山，兵到即敵，無不取勝。今日有了邵元、柏堅兩位哥哥，怎麼反畏怯起來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何能道：「往日官軍只不過府縣幾名都頭、捕尉，今日是三府合兵，軍必有將，動必有紀。且聞你往日勇力，今日之來，必有謀算，豈無準備應敵？我今五百人而敵五千人，豈能一戰而遽能使其敗走哉！我今示之以弱，非弱也，欲成吾計耳。明日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管教成功。自此，天雄有磐石之安，不敢易言進剿也。」眾人聽了大喜。到了次早，兩邊鳴金擂鼓，喊殺連天，各出陣前。只見那官軍陣上，旗幟鮮明，刀槍齊整，門旗影裡，蓋著三頂傘幔，罩著三位官員，在那裡指揮將士。不一時三聲炮響，兩處戰鼓齊敲。游六藝上馬橫刀，直出陣前，大叫道：「敢戰者快來！」宋軍陣上亦有一騎馬衝出，大喝道：「草寇焉敢拒敵天兵！」說罷，遂一槍刺來。游六藝大怒，一刀抵住。兩人在陣上大殺起來。一時各添兵將，果然一場好殺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兩下咚咚戰鼓，四邊密密刀槍。官軍吶喊，馬上將軍齊用力；小校添威，山前頭領各留心。撲刺刺馬蹄馳驟，直律律人步奔忙。霎時間槍擗劍砍，一會來刀劈鞭敲。官長執旗，叫言前進有功退必罰；英雄揮令，暗傳敗走成奇拙勝巧。這是何能幼學壯行，實合當年學究。

游六藝、滕雲、邵元、王信、柏堅五個頭領，各逞本事，與軍將正殺得熱鬧，只見何能在中軍暗將號旗麾動，遂各自留心，漸漸佯輸退縮，不一時敗陣。眾官軍遂掩殺趕來。何能忙使人用強弓硬弩射住，官軍不敢追襲，便自鳴金。這三位官長見今日得勝，忙聚將商議道：「向來天雄山賊眾強橫，皆因沒人督陣，一任都頭捕役怠玩，不肯盡力，釀成賊勢。今日督陣有人，又合了三府雄兵，一戰令其喪膽。吾知今夜必無準備，使軍士一面暗襲賊寨，一面攻打上山，功成在即。」眾將聽了大喜，遂暗暗傳令，準備夜間劫寨。

且說何能到了傍晚，便集寨中弟兄來聽令。遂吩咐游六藝帶領百人去坎方埋伏，聽中軍炮響，即便殺來；又吩咐滕雲領百人去離方埋伏，候炮聲殺來；又吩咐柏堅領百人去震方埋伏，等炮起殺來；又吩咐王信領百人去兌方埋伏，聽炮響殺來。四人各自分頭而去。遂吩咐邵元道：「官軍夜劫我寨，必有人乘勢上山，我自有準備，你可領百人去埋伏天雄山左側，見官軍中計，四百伏兵皆起，你即去劫官軍營寨，彼必無備。」邵元即去埋伏。何能在寨中料理了一番，便上山來準備。

這官軍中有二十餘員將佐，遂令軍士飽餐，候至二更左右，人盡銜枚，馬摘鑾鈴，望賊寨悄悄而來。將至寨側，即自分路，只聽得寨中更鼓錯亂，寂無人聲。知是日間戰疲睡熟，並無準備，不勝大喜，便一齊殺入。只見寨內空虛，懸羊應鼓，方知中計，各吃大驚，忙叫後軍急退。不期寨後忽發起轟天大炮，正南上一軍是滕雲殺來，正北上游六藝一軍殺來，正東上一軍是柏堅殺來，正西上王信一軍殺來，將官軍四面圍裹。火炮震天，分頭砍殺，官軍一時大亂，各不相顧。

那一支官軍領計到了山前，見山上靜悄，各取出火種點著，殺上山來。將到半山，忽山頂上一聲連珠炮響，木石一齊下滾，急忙退回，已是打傷了無數。這三位官長在帳中守候劫寨好消息，早聽得炮響，四下喊殺連天，只說是劫寨成功。正要使人接應，忽有報來：「誤中賊計，四面賊人殺來。」一時得報大驚。忽寨外喊殺，為首一人領著百名小校卷地殺入，一時大亂，各棄寨奔走。何能亦引眾下山助陣，只殺得宋軍大敗虧輸，何能傳令連夜追殺。只因這一追來，有分教：

洞庭小結義，豔冶大驚人。